

本来是不喜欢它的，却突然对这个用牛皮做的小东西有了贴心贴肺的好感。古人有诗云：三尺生绢做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有时明月灯窗下，一笑还从掌握来。慢慢地，开始迷恋这些东西了。那些活灵活现的小皮人因了艺人的说唱而赋予了它们生命而打动了我的心。

人是个奇怪的动物，到了中年便开始喜欢起一些黄旧而偏颇的东西来，比如：说书的、唱戏的、变戏法的、街头摆摊算命的。拼命地喜欢起来。

实际上，好多年过去了，我都不喜欢这些老掉牙的东西，觉得没有意思。说喜欢它是因为现在有了视频，可以下载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欣赏，看多了，自然就熟悉了，也喜爱起来。

那些封存在历史尘埃中的人物，世代口口相传的传说，现代市井中的笑话、典故，无不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舞台上。每一刻的闲暇，都是它们存活的当下，那些人和事，生命力极强。

屏幕之后，古人与艺人完美结合，他们的心经相通，喜也罢，悲也罢，谢幕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人，有忠有奸，事，有好有坏。都是笑谈，都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学着哼几句，竟能着调，村人说，好听！听多了，自然就熟了。许多时候，他们也会和我一样会沉迷其中。

曾经，皮影戏作为民间最流行的说唱封存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田园草民的精神追求，戏里戏外，都是他们想要的，是他们喜欢的，曾经，屏幕之后的那片光亮，点燃了乡间多少人的梦想，成为乡下多少人精神世界的灯盏。

那片世界，有光明，有黑暗。
其实，我十分清楚，是那些古老的技艺滋润了我，杨家



文/潘新日
将、铜美案、水滸传、说唐、红灯记、沙家浜。古时的都可入戏，都活生生地穿越在不同时代的记忆里。他们由书香的禁锢里走上银幕，与孤独、与落后、与贫穷，与我共同在心上打一个红色的结。

好多次，我都会默默地与他们对视。披一身月光，将星子的光芒定格在他们的命运里。有时候，会怀念一些人，东庄的王秃子，西庄的赵四爷，南门的霞姑，北门的麻铁匠，这些人与皮影戏里的人物命运都是相通的，结着缘，彼此映照，坎河平添了一些传奇。

是，皮影戏是幽深而古老的技艺，永远地属于过去，那一份风雅，寄存在简冽而朴实的民族记忆里，成为现代文明之林中一朵奇葩，微和如风般吐着芬芳。

有意无意的，我便偏心与它。祖父在世时曾说，皮影本身没什么，因着了七彩的色，便生动起来，而置身世外的艺人们，成了它们的魂，生命之外是一种互通，彼此连心，在悲与喜中融化，融化在农闲时节的草木香里。

爹说，皮影戏是流落在乡间贵族，他们混迹于普通百姓

间，成为下里巴人精神世界的王土，那份享受是在心里的。

天还早，场院上有很多看戏的老人们。这些在土里刨食了大半生的老汉子、老太太们那么表情于这些古老的技艺，让人不解，虽然他们都不年轻了，穿着那几简单，可看戏的精神头足足的，心里早敲响了开场的锣鼓。我猜想，他们早按捺不住了激动，对那些皮做的小可爱有着温的期待。

街上的老电影院里白天也有专场，十块钱一张票，还有茶水供应，坐着也不挤，只是要往返几里路。有一次，我和八爷去赶集，他买了票，非要我陪他一起看，等皮影戏散场，街上也罢了。

草根儿永远都会拥有自己的小天地，其实皮影戏早落后了，可还是拼死命地喜爱着，乡下人一旦得了空，准会溜进电影院，什么庄稼、牲畜、小孩，都不管了，自顾把自己和茶香一起弥漫开来，徜徉在剧情里。

场地是熟悉的，戏文是熟悉的，唱腔定熟悉的，方言是熟悉的，就连在幕后演绎皮影戏艺人也是熟悉的，很多年过去了，谁都不在乎听过了多少遍，只管爱看、恨着、激动着，屏幕后那些盈盈的小人儿，活跃在枯燥而冗长的旧时光里，如淡淡地流水，慢若地流过他们的心，掠过一丝清凉。

八爷没事的时候爱说，皮影儿是跳动的岁月，爱上它的人不觉中便被它掠走，既使这种爱好是小众的，很多人的梦里也都会有的，确。

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说什么，我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他们……

我无意中已经喜欢上它们，我比老人们更能理解皮影儿，它们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合都在我心里灵动着，为我打开另一片精神领地。

泱泱华夏，沃沃乡土，灿灿文化，殷殷传承。今日兴然，特表一人，润及近园，泽洒周遭。此君乃八十有五崔骥驷。

泽骥翁老，盖可曰冰清玉洁，高山流水，风范垂垂，光芒照彻，德馨双馨。举止投足间深厚学养文明馥郁，经年累月里文海漫溯德榜衍积。性秉迥异，光明磊落，豁达坦荡，心无芥蒂，畅抒直言，肝胆照人。无意间名仕光芒照彻，顾盼间清辉散播人寰。人品高尚，堪称楷模，无求闻达，声名自仪。精神矍铄，目光炯炯，烁如星斗，谈吐不凡，气宇轩昂。楷书庙堂森严，草书游龙戏凤，人书俱老，鹰击鱼跃，遒劲遒变，物象翻生，古风新意，妙手天成。幼承家学，爱好文体，码洋文字，秋毫纹理，驰骋球坛，生龙活虎。学生时节，意气风发，奔走呼号，满腔热忱。碍于出身，命途坎坷。军旅生涯，热血报国。转业铝企，嗜学好研，遂为科技尖兵翘楚，游援京沪频繁往返，奔波劳苦不计酬报，推功揽誉乐得其所。文革骤至，狂风暴雨，屡挨批斗，首当其冲，“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乎三帽压顶，秀外优质，积极争先，焉成“沽名钓誉”尔。凤毛麟角，愧唯唯，尖角露荷，浮萍浪打，明月沟渠，落难遭际，忧愤难平。真可谓世有杰出皆出不平，成若容易却艰辛，个人家国命运，同此凉热，久慰始释矣。

浴火重生，风雨彩虹，霜雪洗涤，葱郁松柏，鹤样形神，丹顶纤足，俯仰天地，岁月不居，赤怀达观，悄然忘机。伏案劳作，诗会神交前贤，呼朋左右，谈笑朗若孩童。探古寻幽悦如食鲜，抚今追昔豪气干云。神采焕发飘逸仙然不矜老之将至，精神情怀沛然周遭人皆感佩称奇。空谷幽兰，历久弥香，屈子楚脉，仙风道骨。万物生息抑扬间，热能环福，炙红如火。

泽骥赋

文/张宏伟

怪诗与奇诗

文/牛锐

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相当的有才情，有情趣。舞文弄墨是文人墨客的共同雅好。其实，文人们在遣词造句之时，也给世人留下了不少“文趣”。闲来翻书，发现有很多文人创作的“怪诗”与“奇诗”，读来颇有情趣。

同头诗·春诗

唐·皎然

春日绣衣轻，春台别有情。
春烟间草色，春鸟隔花声。
春树乱无次，春山遥得名。
春风正飘荡，春瓮莫须倾。

拆字诗

宋·刘一止

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
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
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
永言咏黄鹄，志士心未已。

生肖诗·十二生肖

南宋·朱熹

夜闻空箜啾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
时方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
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
馘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
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鸚鵡鸣喔喔。
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减法诗·懊依歌

南北朝·无名氏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
已行一千三，还有二干在。

数名诗

南朝·鲍照

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
二年从车驾，高祭甘泉宫。
三朝国庆华，休沐还旧邦。
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
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
六乐陈广坐，祖帐扬春风。
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
八珍盈俎重，綺肴纷错重。
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
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

数谜诗·算法大成

清·徐子云

巍巍古寺在山林，不知寺内几多僧。
三百六十四只碗，看看周遭不差争。
三人供食一碗饭，四人同吃一碗羹。
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



塘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一节复一节 千枝攒万叶
我自不开花 免撩蜂与蝶

兰生幽涧 玉辉千仞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篆刻作品《梅兰竹菊》
赵普云

追忆郑州农校老校长——汤绍文

文/马好善

都说老人爱叙旧，真正是这样，像我就是这样的人。叙旧可是没有时限，偶想起了我上郑州农校时的老校长汤绍文。我那时总觉得他讲话很有趣，做事特有劲儿，非常生动、活泼。用现实的话讲，从他身上处处都充满着正能量。我想象他若还健在的话，当是百岁以上的老革命前辈了，我十分地怀念他。

我1955年8月考入郑州农校，相遇建校首任校长汤绍文，记得他到第二年就调到省农业厅工作了。同汤校长相遇、相知，大体也只是一年半时间，总体印象是，他身材魁梧高大，讲话清晰嘹亮，感情丰富。具有坚定的干事创业气魄，一派学者风范。敬爱的汤校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印记一：
他常讲建校史，发扬艰苦奋斗治校精神。我入校时，建校已经三年多了，可还沿用着大芦苇席棚，既是学校大礼堂，又是学生食堂餐厅。他曾多次讲，咱农校建校时，选址就定在郑州北郊已荒废的老砖瓦窑厂。国家有困难，学校是以教学为主，其他方面尽可能都要因陋就简，少花钱多办事。

印记二：
组建学校篮球、排球队，鼓舞学习志向。当时高年级有个叫孟庆思的学生，两米许的个头儿，特喜欢球类活动。在汤校长倡导下，很快就以孟庆思同学为主，组建了校篮球、排球两支球队，经常在课余时间打球。谁知道汤校长还是个球迷，他不仅非常关注，还能振振有词地评论球赛，经常听他向大家津津有味的报告

球队参加校际间球赛的盛况，鼓励同学们要像打球比赛那样努力学习农业知识，巩固专业思想。

印记三：
校内、外相结合，学习农业劳模精神。郑州北郊沟赵村有个省农业劳模赵黑孩，那年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赵劳模学习苏联经验，在沟赵建立农业集体农庄。这时，汤校长精心组织了一个庞大师生代表团，以郑州农校名义，带上祝贺信，一些新式农具等，前往参加了建庄大会。后来，还特邀赵黑孩来到学校做了访问苏联的专题报告。

印记四：
组建农业技术支边建设兵团。我入校的当年，在暑期过后，郑州农校首届毕业生在分配工作前，汤校长首先挑选了50名优秀生，组建一支赴新疆农业技术建设兵团。出发前，当听到有个成员说想看看常香玉的戏，汤校长就记在心上，经他多方与豫剧院协商，爱国艺人常香玉满口答应。一天，在刚落成的省人民剧院，农校师生陪同50名支边老校友，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的专场演出。

印记五：
郑州农校全体师生恋恋不舍目送汤校长离校赴任。大约在1956年夏末秋初，就有消息传出汤校长要调走了，师生们可以说一万个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最后还是以服从工作需要之大局为重，和汤校长依依惜别。临行那天，严格遵照他预先定下来的规矩，全体师生目送汤校长离校到省农业厅报到。

进入冬天，北方的树木，大多，叶落了，枝枯了。枯了的树林，不再被浓荫遮蔽；枯了的树枝，光秃秃的，生硬如铁，倔强地望着天空，那种枝杈疏落的景致，油然而生出一份寒意，但觉苍苍、凉凉。

但鸟儿没有枯，鸟儿只是“瘦”了。瘦了的鸟儿，依旧栖落寒枝。

喜鹊窝，裸露在树杈上。树很高，喜鹊窝就撮在最高的那个树杈上。喜鹊，不厌其高，站立最高处，永远是喜鹊的本性。都说“高处不胜寒”，喜鹊不怕寒。

树下仰望，看到的，只是一团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是那样的“干枯”，好像，随时都会燃烧起来。风寒枝摇，颤巍巍的喜鹊窝，又给人一种凛冽的“枯寒”感，仿佛，死寂正将其紧紧缠绕。

可一到黄昏，喜鹊归巢，情景就大为不同了。觅食归来的喜鹊们，会站立在窝边的树枝上，喳喳喳的叫个不停，声音嘹亮、清脆，极富穿透力。顿然，那个“枯寒”的喜鹊窝，也就活力四射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喜鹊窝，它成了冬天里的一团“火”，一团燃烧在枯枝上的“火”，以喜鹊欢快的叫声，燃烧这个冬日的寒冷，和寂寞。

早晨，喜鹊们在寒风中醒来了。醒来的喜鹊们，迎着寒风叫，同样充满了欢快；它们还会在窝边的树枝上，跳来跳去，以表达对早晨的喜悦之情。它们跳得很灵动，很欢快，看到它们那份欢快跳跃的样子，你就深刻体会到了“雀跃”一词的含义。冬阳照在树枝上，也照在喜鹊的身上，喜鹊油亮的羽毛，闪烁



栖寒枝

文/路来森

出程亮的光芒，此时，你若从远处望来，就觉得那个喜鹊窝，顿然就成为了一座灯笼——喜鹊们，正用它们执着的叫声，照亮树林的春天。

我一个人，在小溪边行走。小溪很静，我很静，这个冬天很静。

但我的轻微的脚步声，还是惊动了一群溪岸边觅食的麻雀。一阵骚动，麻雀们哗然而飞，飞上溪岸边的一棵大树上。

我站下了，站下望着岸边大树上的麻雀。这群麻雀，数量太大，太多，多到一棵树几乎容不下它们的全部。拥挤着，骚动着，叽叽喳喳地尖叫着，一群麻雀像一锅煮沸了的粥，给人一种热烈而粘稠的感觉。这就是麻雀，它们喜欢成群结队，宁愿拥挤，也不愿意分离。或许，它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太弱小了，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体型娇小的麻雀，就更是显得卑琐而不足道，所以，它们懂得“集群”，一旦集结在一起，再卑微的生命，也会生发出巨大的力量。因此，从一定角度讲，

一只麻雀，也是很智慧的。

我走开，回首，那群麻雀还在叫……阳光照在大树上，树枝上，“繁星”点点。这个冬日，有些暖。

总有一些鸟儿，很特别，像人世间，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一片浅水，浅水中有一些立着的枯树枝，一只灰色，长尾的鸟儿，正踞在枯树枝的顶端上。它是在临水自照，还是在口望风景呢？它很安然，又很局促，紧紧地踞住那根枯树枝，似乎也唯恐掉下来；它很傲然，但也很孤独，孤独地寻寻觅觅……

这只鸟，让我想到一个人——八大山人。八大山人喜欢画鸟，而且特别喜欢画“孤鸟”。《瓜鸟图》，一只长喙鸟，伏在一只巨瓜上，“满腹疑惑”，是孤独中的“疑惑”，有许多“不解”。《鸟》，一只鸟，一爪独立，嘴巴扭向后方，一副沉眠入睡的样子，也许是累了，只是一种假寐，在假寐中反思人生。最抓人心的，当然还是八大山人的那幅《孤鸟图》，一根干枯的树枝，无依无托，一支独立，且弯弯曲曲，愈上愈细，就在那最尖细的顶端，一只鸟儿瑟缩，峭立在那儿。它“居高而危”，看上去，是那么孤独，那么无助……

我觉得，浅水中的那只长尾黑鸟，简直就是八大山人笔下鸟儿的活化……所以，它注定是一只诗意的鸟，一只具有历史感的鸟儿。

栖落寒枝的鸟儿，美。不畏“寒”，不畏“枯”，纵然“瘦”，也“瘦”出一种“瘦枯”的美感。